



QUSHUI
WANWANLIU

渠水弯弯流

保元璋 剧作选 (上)



宁夏人民出版社

QUSHUI
WANWANLIU

渠水弯弯流
(上)

保元璋 剧作选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渠水弯弯流/保元璋著.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7-227-02774-4

I. 渠… II. 保… III. 话剧—剧本—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66846 号

渠水弯弯流 (上)

保元璋 著

责任编辑 孙莹 曲文焜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网 址 www.nxcbn.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710mm×960mm 1/16
印 张 30
字 数 390 千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2774-4
定 价 59.80 元 (上、下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中国戏曲自宋元形成以来，走过了漫长而又繁盛的历程。八百多年来，给人类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财富，它凝聚着民族文化的结晶，被世界所瞩目，成为人类文化史上的一种重要现象。

像自然规律一样，艺术规律也是无情的。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表现为一个历史过程，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比如，经历了汉代百戏、唐代参军戏、宋代官本杂剧、金院本、南曲戏文、北曲杂剧、明清传奇等几个发展阶段，到了明清之际，戏曲不断前行的历史又揭开了崭新一页。所以在整个戏曲艺术发展史上，总是一个高峰接着一个高峰，而高峰与高峰之间必有低谷和式微之情势。

时至今日，传统的古老文化已经进入了一个多元裂变的新时期，新的生活形态及其节奏使观众的审美兴趣也产生了多元裂变。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戏曲面临诸多挑战，已陷入了困境。戏剧圈内的人都十分清楚：如今搞戏太难了！因为社会上各种诱惑实在太多太多，有谁还愿意干写剧本这种又费劲又不挣钱的活呢！然而，在贺兰山脚下的黄河岸畔，却有一个执著地坚守在戏剧创作一方天地的人，他从1975年起至今，利用业余时间，在戏剧园地兢兢业业地播种，认认真真的耕耘，跋涉的脚步和浓浓的戏剧情结终于给他带来了累累硕果。他先后创作大、中、小剧本百余部，先后在国家级和省级刊物上发表剧本10多部，其余剧作均由各演出团体排练演出。小歌剧《小两口算账》被刊登在《剧本》月刊上，曾获全国首届少数民族题材剧本银质奖、自治区小戏调演一等奖、自治区第四届文学艺术优秀作品奖，在全国多家电视台播放，并被中国戏剧电视剧函授中心收编为教材。歌剧《巧凤卖筐》获得全国第二届少

数民族题材剧本创作团结奖，快板剧《看亲家》获得全国第三届群星优秀作品奖，由宁夏话剧团排演的大型现代话剧《连心村的故事》获得首届西北话剧节剧本创作二等奖。小品作品《查店》、《选举之前》、《敲门砖》分别获曹禺文学剧本提名奖、入围奖、曹禺戏剧文学编导三等奖；《办公室里》、《本店招员》、《潘金莲新传》等分别获自治区小品大赛二等奖、群文技能大赛金奖和银奖。他与人合作编写了30集电视系列剧《西部农家》由中央电视台拍摄在中央二套播出。他用自己的汗水在宁夏新时期戏剧史上写下了三个第一：第一个在《剧本》月刊发表剧本、第一个在全国剧本评奖中获奖、第一个获曹禺戏剧文学奖。2002年，他被银川市委市政府授予“优秀专家”称号。他就是保元璋。

小歌剧《小两口算账》是保元璋的开篇之作。故事写勤劳致富的农民孙福自以为收入比妻子高彩云多，于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地摆起谱，让妻子伺候。妻子高彩云不满意孙福的做法，孙福便提出算笔账，收入少的就应该伺候收入多的。谁知，算来算去，妻子收入反倒比丈夫多出许多。孙福作茧自缚，只好做起伺候妻子的角色。最后，孙福在夫妻角色换位中受到了教育。小戏没有曲折离奇的情节，也没有哗众取宠的包装，但是有鲜活的人物形象，有精巧的构思。剧本在小两口算账中一步一步、一环套一环地算出了大事理，展示了更有亮点的东西——反映出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后给农民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上带来的巨大变化。它不只张扬了党的富民政策使农民的日子越过越富，而且农村妇女追求独立人格、争取男女平等、反叛依附的思想也得以表现。作者站在时代的高度，用戏剧的形式深刻揭示了时代转型期农村社会大变革的思想内涵，体现了反思历史、观照当代的现代意识，其创作追求和艺术经验对宁夏的戏剧工作者是一个很好的启迪。《小两口算账》的一举成功，可谓宁夏戏剧的一枝报春花，它打破了宁夏现代戏曲创作的沉寂局面，保元璋由此也成为宁夏戏剧界屈指可数的新秀，步入新时期宁夏戏剧作家的行列。

保元璋是从乡间走出来的剧作家，丰富多变的农村社会生活是他创作的本源。他扎根塞上的沃土，情在身边的人和物，坚持以农村题材为切入点，显示了他创作的个性和风采。李渔在《闲情偶寄》中写道：“世间

奇事无多，常事为多，物理易尽，人情难尽。”保元璋正是在繁多的“常事”中写了“难尽”的“人情”。本书选编的44部剧作多为现实农村题材风俗小戏。作者以其敏锐的目光，把家乡的人和事作为创作背景，抓住历史性变革时期宁夏农村方方面面的新变化，在对身边的人物和原有的生活进行概括提炼的同时，运用戏曲艺术时空自由和虚拟的手法表现，进行有深度的揭示，塑造了孙福、高彩云、巧凤、金兆河等各具特征、神采迥异的人物形象。《巧凤卖筐》、《敲门砖》、《选举之前》、《双送鸡》、《白寡妇借牛》、《妯娌风波》、《连心村的故事》、《渠水弯弯流》等作品都十分贴近人生，没有一个不取材于现实生活。无论表达农村脱贫致富走新路、创造新生活的，还是歌颂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歌颂回汉民族团结的；无论是讽刺造假要赖、再现妯娌风波的，还是描绘生活原生态与现代文明撞击、鞭笞农村落后现象、提倡新观念新思想的，都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这些作品的戏剧性不在那惊心动魄的罕见的激变中，而是在那无足轻重、习以为常的琐事中，在那真实生动的细节里，在那对人物心理活动的细腻刻画中。加之作者注重了对宁夏地方方言、地域个性的追求，不少剧本的演出形式为宁夏道情戏、宁夏方言小戏和方言快板戏，非常适合宁夏乃至西北农村演出，在农村有广阔的市场。而且每每演出，都受到农民观众的喜爱。

多年来，保元璋一直从事着戏剧的业余创作，他的剧本有广泛的农民群众基础。自1982年至今，贺兰县每年业余文艺演出都少不了他的本子，这些本子演的是农民身边的故事，讲的是社会上的新闻，或褒或贬，或喜或怒，众多农民观众于看戏中情感在碰撞在传递，他们企盼从保元璋戏中人物的身上得到某种生活的启迪或感悟。2002年9月，银川市文化部门在南门广场和玉皇阁广场分别组织了保元璋小戏作品专场演出，银川市民也都蜂拥而来，争相观看。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民间乡土是中国戏曲的根。中国戏曲来自民间，戏曲文化从一开始基本上是以民间戏曲传统为主要表现形式，它具有自发性和自律性的特点，它的演出方式和民族生存方式水乳交融，看戏是农民长期养成的特殊爱好和最主要的娱乐形式。因而，小戏虽小天地宽。其次，“舞台小人生，人生大舞台”。戏剧如果不是与人生紧紧维系在一起，就失去了它真正的艺

术魅力。抓住了现代戏，也就抓住了戏曲与当代观众的联结点。尽管戏剧必须面对新的生活形态的挑战，必须正视自己日益窘迫的生存环境，必须在影视文化巨大磁场之外找到足够的自我空间，但是一切传媒都无法替代和人类与生俱来的戏剧与观众直接交流所产生的亲和力和传力。

美国影视导演、教育家阿伦·阿莫尔曾说过，要想作品能吸引人感动人，关键在于着力刻画“有难题的人”。这可真是至理名言世界上那些经久不衰的艺术经典作品哪一个不是以成功地描写“有难题的人”而倾倒读者征服观众的！如何才能写好“有难题的人”？我想，关键在于创作者对百姓大众生活的了解以及对其情感的体验。对百姓大众生活的了解及对情感的体验，又离不开“深入生活”。有人把“深入生活”阐释为单纯的采访素材搜罗故事，我以为这种理解是片面的不妥当的。深入生活的重要性在于生活体验，如果生活体验缺失，就与百姓情感隔绝了，若此，作家和艺术家即便使出浑身的解数，也许不了大众的掌声。而保元璋在深入生活方面得天独厚，这为他今后的创作更上一层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诚然，元璋有时为了应景演出，匆忙赶写的剧本尽管有构思的慌张、打磨的草率、接受指令的拘谨，但是，我相信在今后的创作中，他一定会不负众望，不断越超自己，对题材做出不同层次的生发，并将精心创作一组组包括故事、情节、细节、人物性格命运、人物环境及不同场合的复杂心态等强有力的戏剧，把观众从题材诱导到意蕴的彼岸。也相信中国戏剧一定会从民族文化中觅取活力不断的源头，走出困境。

权为序。

李凝祥

2003年9月12日

目 录

小两口算账	(1)
二杆秤	(12)
洞房约	(20)
巧凤卖筐	(32)
一堆废炉渣	(50)
争种责任田	(59)
抢公爹	(68)
从城里来的干部	(80)
放 生	(88)
敲门砖	(93)
误 诊	(99)
春 光	(104)
查 店	(110)
愁 酒	(117)
潘金莲新传	(122)
大自然的诉说	(128)
新潮麻辣餐馆	(133)
欠账还钱	(138)
路 障	(144)
牛 保	(151)

办公室里	(156)
以假打假	(162)
相男相女	(167)
选举之前	(173)
媳妇过门刚三天	(180)
悔 恨	(187)
吃错药	(192)
爹想娘	(199)
唤起以往的爱	(205)
本店招员	(211)
老两口赶集	(217)

道 情 剧

小两口算账

人物 孙福，男，25岁，简称孙

高彩云，女，23岁，孙福妻，简称高

【音乐声中，高彩云上，喂鸡、喂牛……】

高 （唱）高彩云我喜盈盈，
阳光灼灼照我身。
桃李迎春叶叶绿，
早晚花儿朵朵红。
牛羊圈里传笑语，
鸡栏鸭窝起歌声。
小日子过得节节甜，
好似甘泉醉人心。

（白）我和孙福结婚两年了，日子过得蛮好的。唉，谁知我这个男人，日子过得越好了，他的架子、牌子也越大了。外面干了活回来，家里面是锥子扎上也不动一动。饭来张口，茶来伸手，还要叫我双手端碗，满脸带笑，稍不如意就大喊大叫。今早上他刨甜菜去了，眼看就要回来了，我得赶快把茶饭准备好。

（唱）忙了院里忙屋里，

里里外外忙不停。

【下场

【孙福扛锄上

孙 （唱）清早起来到田间，
干到了日头上三竿。
责任制越干越有劲，
富裕路越走路越宽。
刨甜菜刨得我咕噜咕噜肚子里叫，
刨得我两背直发酸。
扛起锄头收了工，
赶回家来吃早饭。

【孙进院把锄头一扔，对内咳嗽一声，高应声上

高 回来啦？

孙 嗯！

高 （边打土边问）锄了多少？

孙 多少锄了些。（高打土不小心打在孙的脖子上）哎哎，你这是打土呢还是占便宜呢？这打土嘛，要不紧不松，不重不轻，你看你——赶马车的绕鞭子，尽在耳朵上捎着呢。打的个啥嘛！洗脸水！

高 来了，来了。

【端水

孙 （用手沾了一下水）看看看，这水烫的咋洗嘛？这洗脸水要不多不少，半盆子正好；不热不凉，洗上舒畅。我看你这是滚水锅里烫羊肚——存心是退我的皮呢！端茶！

【洗罢脸进屋坐在椅子上

高 （双手端茶）喝茶吧。

孙 （喝了一口吐掉）这泡的是啥茶嘛？这泡茶也要有学问。壶提得不能高，茶叶子不能漂，不苦不甜，不浓不淡。你看你泡的这茶，苦得要命呢，存心是卖肉的剔骨头——刮我的膘呢！算了吧，上饭！

高 （双手端碗放在桌上）吃饭吧！

孙 （用筷子在碗里搅了搅）稀米汤泡馍？这米汤清得照见人呢。这吃

饭也要有个规矩嘛！在家的吃饱，在外的吃好。你看你做的这饭，真是面糊糊灌羊肺——给我吹气呢！算了，不吃了。

高 （无法忍受）你这人真难伺候！

孙 啥？是我难伺候，还是你不会伺候？

（唱）我在外，你在里，

我挣票子养活你。

我干重，你干轻，

伺候我是应该的。

高 （唱）爹娘生我两只手，

自己爬来自己走。

样样事情我都能干，

你少说大话少吹牛！

孙 （唱）强词夺理你嘴莫犟，

今天咱俩算笔账。

要是我的收入多，

以后你少跟我把嘴犟。

高 （唱）平时把你敬一丈，

越敬你越不像样。

你说算账咱就算，

一分一厘都不让。

孙 算！

高 算就算！

孙 （取来算盘）先算我！

高 先算我！

孙 先算我，先算我！

高 好，就先算你。

孙 （唱）我一人种地四亩半，

一年打粮整五千。

加上复种和套种，

收入二千五百元。

高 好，就给你算上二千五百元。

孙 （唱）农忙在家种庄田，
农闲我出外去挣钱。
一年少说五个月，
最少算上二千元。

高 好好好！就给你算上二千元。

孙 你看，咱种地收入二千五，出外打工收入二千，我一年就收入四千五百元，哈哈，四千五百元，你说对不对？

高 对着呢，四千五百元。

孙 （得意地拨着算盘）好，这回该给你算了。

高 看他那个神气劲儿！

（唱）彩云我是个细心人，
家中账目记得清。
一笔一笔跟他算，
刹刹他的臭威风！

孙 你快说呀！

高 你听！

（唱）你在外面种庄田，
我也四季不得闲。
犁田我拉牛，
播种把肥蹰。
拉粪我上车，
插秧我在前。
中耕我锄草，
收割我拿镰。
秋夏我打碾，
抽空把水添。
种地收入二千五，
我要平均分一半。

孙 那不成，咋能分给你一半呢？

高 那你说我干了没有？

孙 好好好，多少分给你些。

高 不行，要分一半！

孙 多了！

高 不多！

孙 多了，多了多了！

高 不多，不多不——多！

孙 好好好，咱四六分成，分给你一千元。

高 那好，把你的取掉一千元给我算上。

孙 你看，我四千五取掉一千还有三千五，你是一千元，对不对？

高 对着呢！

（唱）我喂了母鸡五十只，

一年卖蛋八九千。

除去本钱和饲料，

净得收入二千元。

（白）给我算上。

孙 鸡尻子掏蛋，钱来得不容易，给你算上。完了吧？

高 还有呢！

（唱）咱俩二分自留地，

种菜能卖三百元。

（白）给我算上！

孙 嗨，真没看起，这屁股大的一点自留地还收入三百元呢！行行行，咱给你算上。你看，我是三千五，你——（旁白）哎呀，没觉乎她倒成了三千三百元了。还是我的多！

高 你别高兴，还有呢！

（唱）门前两棵桃李树，

一年能卖五百元。

（白）算上！

孙 （不肯算）花果树也成了你的摇钱树了，这，这……

高 咋？你浇过一次水，还是打过一次药？上过一次街，还是称过一

次秤？

孙 （无奈地）行，给你算上，我三千五，你是三……哎呀，我三千五，她倒成了三千八了，比我还多！

高 这是大账，咱还有小账呢！这算账嘛，咱就算它个分分明明，毫厘不差。

孙 彩云，我看咱就别算了把！

高 要算！要算！要算嘛！

孙 （赌气地）好，算就算！

高 你听着！

（唱）每日里给你把土掸，
每日里给你把水端，
每日里给你把茶泡，
经常给你洗衣衫。

孙 你是婆姨我是汉，这些个项目还能算？

高 现在咱就不说这婆姨汉子的话了，你雇上个使唤丫头还得花上几个钱呢！这一项就给你少算上点。一月一百元，一年给你算上一千二百元，把你的去掉，给我加上。

孙 糟了！这一来，我成了二千三，人家成了五千了。

高 还有呢！

（唱）一天给你做三顿饭，
双手圆碗给你端。
一顿算你五毛钱，
一年又是六百元。

孙 你看，你看，这做饭也要算到账上去？

高 咋？你还想白使唤人呢？你到街上买两个饼子还得花一块钱呢，一顿饭算你五毛钱，只少不多，去你的，加我的。

高 还有呢！

（唱）你一天一盒大前门，
隔三间五酒一瓶，
一年三百六十天，

两项算你一千整。

(白) 这一次光去你的，不加我的。

孙 (白) 这算来算去，我成了孙猴子的武器——金箍棒了！不算了，不算了！

高 这一笔笔的账，有根有底，有理有据，咋能不算？

孙 (把算盘一拨拉) 我不算了，反正你在家比我在外好，你出力比我出得少！

高 (白) 那好嘛，从今天起，你里我外咱们换一个过。

孙 你说啥？

高 你里我外，咱俩换一个过。

孙 你舍得换？

高 我可是和尚敲钟，巴的就是这一声，就怕你舍不得换！

孙 (喜出望外) 好，咱换！

高 不过，咱得把话说清楚，你在外干啥，我就干啥，我在家干啥，你就干啥。

孙 (很痛快地) 行行行，咱男子汉不说那出出进进的话。

高 好，说换就换，你早上刨甜菜，现在我也刨甜菜去。

【整衣扛锄下】

孙 (松一口气) 唉，算账呢，真是往自己头上套笼头呢，一气算得我头昏脑涨，天旋地转。她走了，我也饿了，咱先给他吃点饭。(发现菜很好) 还有两个鸡蛋呢，再来他二两白干。等咱吃喝完了，再给他抽抽烟，看看书，缓一缓。嘿！在家里就是比在外头舒坦得多嘛！(刚欲喝酒)

【外喊：孙福，羊下了你们家菜田了】

孙 (放下杯子) 咋话？

【外：羊下了你们家菜田了，把辣子绊倒了不少，我已经给你打跑了】
孙 唉！人家在家不知咋样么，我在家就碰上这倒霉的事了。

(欲下，又回来) 算了，时候不早，先给人家做饭，下午我再去扶。

(欲做饭) 做米呢，还是做面呢？哎——做面麻烦，做米零干，咱做米饭！(拿锅下米后，又欲喝酒)

【外喊：孙福，狗把你们家鸡娃子叼去了

孙 （焦急地）这才是狗叼鸡娃子给我找害呢！往哪里跑了？（内答：往东跑了）喂，法麦子！（回族经名）你见狗叼鸡娃子没有？（内应：没有）哎，那个老大爹，你见狗叼鸡娃子了没有？（内应：没看着）连个踪影也没有，她回来要问我，咋交待呢！（思忖）回来她要问，我就说不知道。（进屋闻到糊味）不好，哪里一股糊味？啊呀糟了！（入内取锅复上）

（唱）一锅干饭两碗米，
从上到下糊到底，
媳妇知道笑歪嘴，
这该叫我怎么来处理？

（白）这叫我咋办吗？（为难地）喂鸡！对，喂鸡！（欲下又止）不行，要是鸡正吃着她回来看见咋办？（又考虑）干脆，墙后头挖个坑埋掉！（下而复上）米饭没做成，再做面。（和面、擦汗，揉不到一起）唉！揉来揉去揉成了麻雀子的蛋——尽是斑点！这咋擀呢么！干脆咱给她烙饼子。（入内）外面传来牛羊鸡鸭的吵闹声。（复上）

（唱）牛也叫，羊也闹，
吵得我心里好烦躁，
擀一个饼子贴进锅，
出门给牛去添草。

（添完草进屋）妈呀！饼子又糊了！（急取饼，又烫了手）

（唱）满以为家务活轻松，
谁知道忙得我头发昏，
平时对彩云不体贴，
想起来叫我难为情。

（白）唉！这倒又咋办呢？眼看她要回来吃饭呢，我还是先烧上些水吧！

【下

【高彩云扛锄上

高 （唱）高彩云上午刨甜菜，